

编者按:

2018年12月18日,“美在自由——《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新书沙龙”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举行。这本书是由中国哲学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与美育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黑格尔全集》主编、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张世英先生编写。张世英先生在该书中,遴选贯穿中西哲学史的50位哲学家的150余条哲理名句,并亲自进行了书法撰写,后由李超杰老师为每一条书法做了精心的注解,除此之外张世英先生还精选了20句唐诗宋词以及张世英先生自己的部分哲学思想,写进了附录。

在《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新书沙龙的现场,张先生的亲朋好友,哲学界、艺术界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畅谈心得。本期《光明悦读》特别刊出张世英先生、叶朗先生、朱良志先生和李超杰先生在新书沙龙上的发言,与读者分享,以体悟名句,领会哲学,感知“审美是最高的人生精神境界”的思想。

著书者说

# 写出自己的字体

□ 张世英

大约是九岁到十二三岁时,父亲教我临帖习字,我一拿起笔来,父亲就站在一旁,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不是腰未挺直,就是笔未竖正。所以在那种紧张情况之下,我的字从小就写不好。1938年秋,武汉沦陷,十六岁的我离开家乡和父母,直至2011年,我年届九旬,70余年之久,除了应邀为某些报纸杂志题字外,极少有机会拿起过毛笔,先是用钢笔,近十年来都是用圆珠笔,一支破旧毛笔老是塞在抽屉的杂物堆里,书房里也很难找到一张用毛笔写作的纸张。

大约从91岁起,我开始有精力不济之感,脑子里的哲学和人生问题却还是连绵不断,但要想写成一篇文章性的研究论文,那真是只有“力不从心”四个字最能形容我的心境。有一天,枯坐终日,突发奇想:练练毛笔字吧。奇怪,手有些发颤,字却还显得有点功力!于是自我得意了一番。两个儿子看后说:“爸的毛笔字还不错嘛,练吧。”就这样,我又回到童年,习起字来了。没有父亲的严厉管束,我这才体会到了书法中的自由之境。

我小时临摹的字帖,主要是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这次翻箱倒柜,又找出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本,幸未缺损一字,而且父亲的藏书印章还清晰可见,我视之为传家宝。开始一两个月,我真像幼儿习字一样,一笔一画地用心临摹,越写得像,我越觉得好。有一次,我有点感到不耐烦,大书不自由,便甩开字帖,随意画了几笔,一看,跃然纸上,生动活泼;对比之下,原来那些一丝不苟地临摹的字便显得呆死板板,原来我死板板的毛病。两个儿子也曾提醒我:“爸索性放开来写,反而更好。”不过我还是牢记一句老话:先要下死功夫打基础,然后才能创新。学术研究如此,书法亦然。我现在大多不再一笔一画地临帖,而是花更多的时间读帖,拿着字帖反复地看,细细体味其笔姿和意态,吸收其神韵,转化为自己胸中的“成竹”,等到拿起笔来,却根本不看字帖,挥笔自如,达到一种潇洒自由的境界。我现在在深深体会到,写字要写出自己的字体,就像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思想风格一样。书法和文章都是一个人的灵魂的直接体现。

近三年来,我写了几十幅条幅,还在客厅里挂了一幅,自我欣赏。有几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居然称赞一番,向我索字,我更加得意,天天磨墨练笔。起先都是学一般书法家写四书五经名言或唐诗宋词,有一天我无意中写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没过多久,友人陈越光先生看到了,竟大加赞赏,认为很有特点,要我给他写一条黑格尔名言的条幅,我不胜惊喜,于是我开始以中国书法写西方名人名言的条幅,另有一两位朋友也赞赏我的这一“创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心想:干脆编一本中西名哲名言,写成书法出版吧。几个子女都爱好文学,极力鼓励我,并在生活上照顾我,支持我。就这样完成了这本集子的编写。

我原来没有想到要给每条名言做注释,是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在看了我的书法原稿后,建议我逐条注释,以扩大读者面,并建议注释的文字内容要体现我个人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我有感于叶朗先生的高见和盛情厚意,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这项建议。我选择的中西古典名言共150余条,我深知这项工程需要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广泛翻阅古籍的繁杂工作,而我年老力衰,特别是记忆力减退,实在力不从心,便找了我二三十年前的博士生、西方哲学史家李超杰先生来担此重任。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日夜兼程以进,终于完成了这六七万字的注释;他写作时所遵循的“三性”——准确性、学术性和通俗性,尤令我感佩。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烟海,我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爱好来编选的,客观性不够和挂一漏万之弊,显而易见,尚希读者见谅。现在我对这本集子,是这本书的意义不在我的书法,我那些几个字实在谈不上什么书法,主要的意义是我选了中国的和西方的哲学家的名言,选的时候我原来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写的,所以如果有人要挑剔的话,哪些名句选进来了,哪些名句没有选进来的,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是随意的兴致。

叶朗老师说,你的这些选择实际上是代表你个人的哲学思想,你念中国哲学史,念西方哲学史,证明你的看法就在这个选择里面。所以《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夸张一点说,吹捧一下自己,可以说是中西哲学史的一个最简要的简言,这等于是我怎么看待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所以叶朗老师说从这里面看得出张世英先生他个人的思想,我说“你真是我的知己,这是我得意的地方”。我希望,这本书主要是从这里面,特别是有些年轻人甚至中学生,要想学一点简单的中国哲学史,学一点西方哲学史,倒是无妨念念这本书。所以我倒是自我得意,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可能就在这儿,就在代表中西哲学史的一个最简明的介绍。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箴言

# 认识你自己

九十五歲 張世英

改意见,而且亲自撰写了几条,成为整个注释工作的范本。鉴于本书所辑名句横跨中西,贯通古今,每条注释又要限制在三四百字之内,注者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尽管注者尽了最大努力,注释一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版书法作品均由张世英先生撰写,选自《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



浏览《光明悦读》公众号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张世英先生(中)与叶朗先生(左)、李超杰先生(右)在新书沙龙上。 图片由译林出版社提供

# 精神的光芒

□ 叶朗

## 精神的光芒

北京大学有许多大家熟悉的大学者,张世英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我个人深受张先生的思想和著作的启发。启发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张先生对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的哲学阐述,这对于我们突破美学研究的旧的思维模式,对审美活动(美和美感)获得一个新的理解有重大的启发。二是对人生境界的论述。人生境界的学说是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冯先生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蕴就是人生境界的学说。张先生从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接着讲,把哲学定性为提高人生境界的学问。我非常赞同冯先生、张先生的说法。我研究的是美学,我认为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提高人生境界。我的《美在意象》一书的最后一章就是讲人生境界。这是受冯先生、张先生的启发。三是美感的神圣性的思想。张世英先生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美感的神圣性”这个美学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集中体现了张先生本人的人生追求。张先生指出,讨论“美感的神圣性”的意义,就在于赋予人世以神圣性。美除了应研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具有更深层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是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中,感受人生的最高意义,从而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我们从张先生的人生和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对高远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张先生的书是他的最深刻的呈现。我们读张先生的书,不单纯是读到文字,而且是读到张先生的人格性情,心灵节奏,生命情调。张先生的书有一种从他心灵深处发出的光芒。这是一种精神的光芒,一种对高远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给人生注入了一种严肃性和神圣性。

## 书中有正气

张先生说,他从小练书法学的颜体。大家知道,颜真卿的字,透露出一种正气,宽宏温厚的正气。我们看张先生的书法,也感觉到一种温柔敦厚、从容自得的气象。陈白沙说:“学者须理会气象。”一个人的学问和气象是必不可缺少的。书如其人,张先生的书法也正显现张先生的气象。张先生的书法使我们爱不释手,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 妙在近黄昏

我们北大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的王选院士曾经说,研究计算机的学者,30多岁是顶峰。这是说一个学者的创造性与年龄有关系。王选说的这个高峰年龄,对于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来说,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并不一定合适。人文学科的学者的学术高峰多数要在中年之后。因为研究人文学科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二要有丰厚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所以年轻人成不了大哲学家(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如王弼)。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年轻人说出来和老年人说出来,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是人生体验不同。宗白华先生说:“人到中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的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所以很多人文科学的学者,年龄很大依然可以做出重要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已是80和80多岁的高龄,但是他们依然做出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学术成果,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冯先生说他是“欲罢不能”,他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便只有吐丝,这是“欲罢不能”。张先生也是“欲罢不能”。特别是近20年,他连续出版了《天人之际》等一系列著作,同冯先生、朱先生一样,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张先生近20年的成果再一次证明,人文学科的原创性的高峰年龄并不一定在30岁,而可以在中年之后,甚至是在“黄昏”时分。李商隐有两首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北大的杨学教授把它改了两个字:“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这两个字改得极妙。我曾写了一篇500字的文章阐释黄昏之妙。我讲了三点。其中一点就是说,人到了晚年,有可能获得一种生命(时间)的自觉,因而在最后的生命段中,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时他每个瞬间的创造,从生命的高峰体验的角度说都具有永恒的价值。这是瞬间即永恒的境界。张世英先生的人生和学术正是体现了这种“妙在近黄昏”境界,一种美的神圣性的境界。

## 学哲学使人长寿

大家听刚才张先生讲话,讲得那么好,讲得那么清晰,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大家知道,张先生已是98岁高龄。古人说:“期之以米,望之以茶。”张先生已经过了米寿,正在健康地走向茶寿。刚才开会前我对张先生说:“我感到学哲学能使人长寿。”张先生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为什么学哲学能使人长寿?就因为哲学学得好,能使人有远大的精神境界,就是张先生书法集里这两句话:“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这种高远的精神境界,必然使人长寿。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 知识和热情

□ 朱良志

以前在张先生家里看到过张先生写的一摞一摞的书法堆在那个地方,当时没有细看。刚才看到《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一书中收录了这么多,而且很多内容非常深邃,我当好好学习。我觉得张先生这本书的出版,对读书界来说,非常有价值,它的内容包括中西哲学一些格言,涉及中西哲学中的不少关键问题。是张先生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知识和智慧,它是关于哲学的,也是关于人生的。

书做得非常漂亮。我也看过不少类似的书法方面的出版物,这本书的确很有美感,阅读方便,也与张先生书写的内容相得益彰。这本书将哲学中一些关键问题罗列出来,连缀一体,其中反映张先生的哲学倾向,他对中西哲学的独特把握,他自己的智慧人生的显现。

感谢尊敬的张先生,这么大年纪,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一个精神作品,使我们能分享着这样一个智慧。感谢李超杰老师,李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哲学系同行,寡言少语,但是为人敦厚,学问深邃,由他来注释讲解张先生这样一个精要的文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读此书,第一个感觉,是人要有一种超越的精神,张先生用他非常细腻的哲学家的言语,在

文集已有很多论述。张先生曾经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超越现实只有两条——诗和哲学”。这是谢林的名言。是对我的勉励。先生所强调的是知识和热情。没有热情,就没有诗的光芒;没有知识作为后盾,就不会有厚度的人生。理性和热情二者之间的融合,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最期望达到的。

张先生在书里面写了很多哲理名言,比如他写道“至人无名,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讲的三句话,概括了庄子思想中的精髓。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超越,就像张先生讲,只有解脱束缚,你才能像一只鸽子一样真正地飞起来。沉重的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这本书包含的内容,非常清晰,就像我研究中国画,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静、肃穆。这种安静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气息。老子讲“归根曰静”,佛经中说“法常寂然”。这种“静”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静,或者心情的平静,而是至深的不增不减的平常心,寡言少语,但是为人敦厚,学问深邃,由他来注释讲解张先生这样一个精要的文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张先生这本书对我启发的还有一点,就是要徘徊在仙、凡之间,为什么这么讲?上次叶朗先生组织的一次有关神圣性讨论,就是立意于美学在提高人生境界上的取向。人的境界要提升,要有一种高远的志向,一种大的格局。就像张先生这本书中写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要有这种情怀,但这不是一种高飘的意识,不是仰望星空,玄思妙想,两脚空空,尽讲空话,而是要落在现实间,落在行动中,落在“凡”处,“仙”是由“凡”间提升出的,纯洁的莲花是在污泥浊水中生长出来的,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禅宗所讲的“一行三昧”。

读张先生的书永远是亲切的,永远是新鲜的,所以感谢张先生。祝张先生健康长寿!每当我看到张先生,就像看到春天一样,尤其在冬天里。

(作者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方寸之间见精华

□ 李超杰

我是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接受了为张先生新作《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做注的任务。兴奋,是因为有此难得的机会,跟随张先生重走中西方哲学之路,重温那些炙炙人口的古典哲理名句;忐忑,是因为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具有相当难度与挑战的工作。张先生对我说:“这项注释工作需要水平和耐心。”我自知水平不济,但自信耐心有余,且不乏爱智的好奇之心,于是,冒险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工程伊始,我为自己立了三条原则:准确性、学术性和通俗性。我所说的准确性指的不是领会作者或作品的原义,而是指:对任何一句名言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都要有文本依据。我心目中的准确性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对这些古典名句的理解和解释要尽可能体现张先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张先生对这些古典名句的选择绝不

是偶然的和随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名句构成了张先生的“中西哲学史大纲”。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不仅查阅了相关中西哲学名著,而且重读了《张世英文集》的相关内容,有些注释直接采用了张先生的研究成果。

该书所辑哲理名句多出自中西方大哲学家,它们不仅是这些哲学家个人思想的精华,而且是各自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了在方寸之间追求注释的学术性,我希望自己的格局要尽可能的大,视野要尽可能的宽。我的理想是:每个文本不仅在哲学家的整体思想中得以把握,而且在中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得以审视。这样,人们看到的这些哲理名句就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通过阅读这些名句及其注释,人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个知识点,而且是

中西方哲学的线索和精神。不可否认,自产生之日起,哲学就是一门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术活动,它所涉及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乃至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都是高深和晦涩的,就此而言,哲学注定是阳春白雪。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哲学不应脱离日常生活。虽然哲学只是少数人的事业,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却属于每一个寻求精神家园的普通人,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排斥下里巴人。基于这种考虑,我尽量使我的注释通俗易懂,以期更加广泛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些哲理名句,进而领悟和把握这些哲理名句,进而领略中西方哲学的无穷魅力。我的追求是:尽量让西方哲学家的中国话,让古典哲学走进当下的生活。

此项注释工作是在张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先生不仅对一些注释提出了修